

物刊合綜的般一

新戰線

鍾天心	副編主	黃中驥	編輯	委員	左恭	朱伯康	李佑辰	尚仲衣	祝秀俠	郭冠杰	陳達人	黃元彬	湯澄波	張葆恒	張謬	葉北南	趙燕鴻	歐陽山	繆培基
-----	-----	-----	----	----	----	-----	-----	-----	-----	-----	-----	-----	-----	-----	----	-----	-----	-----	-----

抗戰到底！

粉碎和平的迷夢！

第四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版出日八月一年七廿國民

社刊周新戰線：處訊
總二號三二一路中政總州廣

分四整版售零期本

南京圖書館藏

行發六期星逢

集體意見

抗戰到底！粉碎和平的迷夢！

鍾天心

黃元彬 朱伯康 姜君辰 歐陽山

尚仲衣 陳達人 祝秀俠 黃中陸

這是本社第一次筆談會的成果。我們原先是「座談」的，大家決定了這麼的一個題目了，還分別擬定了一個小題；所以，現在合攏起來，雖然還免不了有點散漫，但一貫的系統，終於是找尋得出來的。

以後，要是也遇到了同等的重大事情，我們還打算繼續召集下去；而且，也有實際需要的話，我們更要廣泛地來一個公開的讀者筆談會或座談會的，因為這樣的做法，內容方面，可以得到了一個具體的具體意見，形式呢，更見其自然而活潑了！

假如還有誰要問本次筆談會的結論，我們的答覆是：「請看前面的標題題！」——記者。廿七年一月四晚

粉碎和平迷夢！

自京滬失陷，敵人就夢想着中國快要「屈膝」了。

「我們抗戰到底！」蔣委員長代表全國人民的公意，給他一個堅決的答復。

這個答復，使敵人聽了在暗中發抖！

於是，松井在上海發表談話說是要「給中國政府一個重新考慮國策的機會」；於是，東京政府跟着提出所謂六項和平條款：（一）中日訂立經濟協定，中國之建設，海關，交通及運輸事業，

均由日方參加；（二）中國加入防共協定；（三）日軍在中國永遠駐防；（四）由日方指定地點設立非武裝區；（五）中國承認內蒙古獨立；（六）中國賠償戰費。

假如這樣的和平可以接受，試問，當初何必發動抗戰？假如我們接受了這樣的和平，試問，和亡國有什麼分別？蔣委員長早就告訴我們：「中途妥協，就是亡國。」沒有人願意亡國，當然沒有人願意中途妥協。「主和者就是漢奸！」

日本強盜的槍花是太多了，最近和平空氣的散佈，簡直就是他們的一種毒瓦斯！可以麻醉歐美人士痛惡戰爭的感情，可以作漢奸的遮羞面罩，可以鬆懈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甚至可以紛亂或分裂我們業經集中統一的抗戰步伐和力量！

同胞們！和平雖好，但不是「苟且偷安」可以換來的，也不是亡國奴可以享受得到的。日本強盜是想從滅亡中華民族中求和平，中國民衆惟有以抗戰到底的決心和行動，來粉碎這種和

平的迷夢（鍾天心）

全面總動員還須極力加勁

我們對敵採取持久抗戰的戰畧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既定的國策，因為祇有這種戰畧，才能利用我們的優點，以攻破敵人的弱點。我們的優點是甚麼？（一）國際同情；（二）人力充裕；（三）物力豐富。這三件都是我們所有而敵人所無的，如能把這些優點，善為利用，持久抗戰下去，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是蔣委員長屢經說過的。

講起國際同情，自然是我們所熱望的，但究竟是靠他人，我們不可專存依賴之心。有了國際同情和援助固好，萬一無法獲得，我們也不可灰心，我們仍自有我們的必勝之道。那便是要把其他兩優點充分利用起來，即：（一）人力總動員；（二）物力總動員。這兩者辦得好，最後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說起人力總動員，現在已有某程度的開展，

但是還未達到全面的，完善的，理想的地步。例如軍隊算是已總動員起來了，但是不少有能力有經驗的人還沒有熱烈的參加。外交也算是已總動員起來了，許多老外交家都已設法派遣出去，不過勢力還不夠雄厚。很多國內外有聲望的人還是閑散着。他們雖不是外交人才，但以其地位和經驗，在外交活動起來一定能增加國際同情不少。其他如中央以及省市縣鎮鄉各級的政治機構之運用，必須趕緊充實和改善使面目一新。至青年方面，雖救國有無限熱情，但因社會組織鬆懈之故，算得沒有適當機會和地位讓他們發洩他們的熱情。發揮他們的力量，使他們苦悶起來。這是要好好指導和組織起來。而民衆方面，有幾省壯丁訓練和動員都進行得很好，而有些省份却差了一點，但也止於壯丁，而一般民衆，就有許多省份還未注意到，與正規軍的活動更配合不起，這更須急起直追的，沒有民衆的總動員，持久戰是靠不住的。

至於物力總動員，可以說現在尙少着手，所謂物力是包含兩方面：(一)對內給養物力；(二)對外購買飛機大炮等物力。現階段的物力動員，只募公債，募寒衣等而已，自然也有些熱心之士捐金銀首飾的，但數目太少，無濟於事。在對內物力方面，如糧食管理，資源，運輸的統制等

等也做了一些，其他還少着手。對外物力方面，除借些外債以外，可以說完全未着手。我們對外物力的豐富，實際上遠勝敵人。我在廬山提出意見的內容，已經指出政府可以立即動員三十萬萬元，這還是指現存的物力，將來每年還可以繼續動員對外物力三萬萬至五萬萬元，無論持久戰如何繼續下去，這個數目不會大變的。

所以，假如把這樣豐富充裕的人力和物力好好地計劃地總動員起來，敵人無論如何是追趕不上的，敵人祇有日就沒落，而我們祇有漸入佳境，不達到最後勝利不止。目前全面總動員還沒十分起勁，有些部份還未着手，應該極力加勁，急起直追，則勢情是異常樂觀的。(黃元彬)

粉碎敵人的『鎖鍊和平』！

屈辱和平的鎖鍊再度擺弄在我們的面前，再度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所拒絕了！

事情雖然已是過去，但應解剖它的來源，從而愈益堅定我民族抗戰到底的決心。

日寇的副手德國法西斯蒂，數日前向我們提出來投降的條件，它請求我們接受和平，但它在手中所把弄的鎖鍊却在那裏鏗鏘作聲！

在國際侵略陣綫上，日德是同盟國家；在對抗國際和平勢力的上，在摧毀民主政治的全圖上，

第四期目錄

粉碎和平的迷夢(封面畫).....張

集體意見

抗戰到底！

抗戰神聖論.....任學明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另一問題：祝秀俠

鐵路工人和我們底大學教授.....語冰

『先生，我底兒子什麼時候回來.....的？』.....漢

救亡情報.....新會九區的救亡動態.....華

飢饉綫上的人群(速寫).....弼

遺囑三品.....羽

途.....中(速寫).....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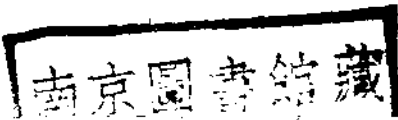
『我是用右手開機關槍的』(小說).....華

發行所
新戰綫週刊社
廣州市維政中路一三三號二樓
電話：一一六八一

外埠總經理
漢口交通路
生 活 書 店
廣 州 永 漢 路

定價
零售本期國幣四分
預定全年國幣一元八角
國外三元六角郵費在內

△本刊業已呈請登記▽



在侵凌其他民族的盜寇行爲上，它們更是難兄難弟。此次德國大使也就是代替日寇來活動，來游說的。

或者更正確地說，德國法西斯蒂是直接代表着日寇來向我們求和的。正如駐英大使，郭泰祺先生本月三日對路透社訪員談話中所說這兩次都不是德國調解，而是日本求和。('Japan has twice begged China to sue for peace')。

的確，這並不是德國調解而是日寇求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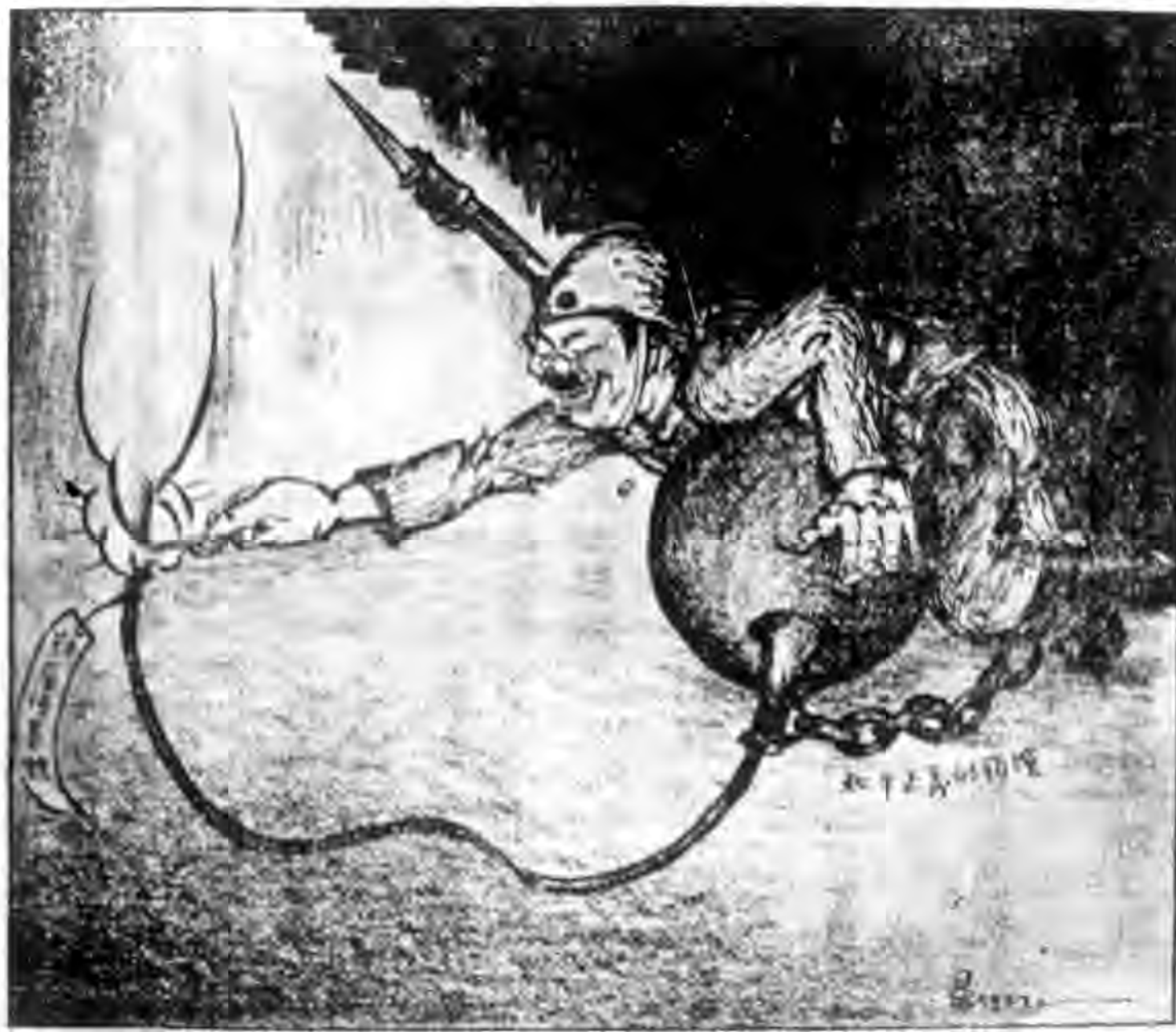
「日寇求和？」許多人或者會問，「日本怎會向我方求和？它是個軍事優勢的國家。」

但是日寇求和確乎是事實，它確乎也有求和的必要。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命運就在和與不和戰事繼續下去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戰事的暫時結束則是它的勝利。爲着它的生命，它須求和。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者知道的很清楚，它自己是騎在老虎的背上。它繼續戰下去，漫無目的，不到它自己的死亡不會了結。它更其知道，在戰爭再度發展之中，中國將由單純軍事戰轉到全民族的抗戰，將由被動的抵抗走向全面積

極主動的反攻。日本帝國主義者繼續作戰委實是自己掘墳墓！所以它須求和。

第二，日本帝國主義者畏懼新中國的產生。這一事實對於目前局勢，本月三日英國曼却斯



的中國政府。

這也就是廖承志先生在收獲和教訓一文中所指的，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趨密切，更加堅強，全部軍隊成爲抗戰的軍隊，政府成爲全國的政府。

這件事實，日本帝國主義者看的很清楚。放。炸。楚。它驚恐地看見一個新的中國，一個充滿着戰鬥力的新民主共和國，正在中華民族的母體的慘痛中降生着，戰爭的再度展開，抗戰的繼續發展，也正是這新中國的順利生長之必要的條件。敵人知道，愈益加緊進攻，新中國將愈益迅速地成長。如是它就將它的迷夢寄托在暫時的和平上。所以敵人須求和。

第三，敵人對我國的侵略所採取的是「大調堡政策」。它們要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它先奪了高麗和台灣然後將高台武裝起來，鞏固起來，作爲再度更深入的進攻基礎。由台灣觀戰福建，由朝鮮侵入東三省。立即復將東三省化爲侵略堡壘，把東三省形

成一大個堡壘規的「調堡」，進而奪我熱河，騷入冀察內蒙。再以此爲根據來吞併我全民族的大地。敵人的策畧在歷史上是如此的。在最近六年中更無一步不是如此的。

德導報曾有此種的論斷：

「南京的失陷竟或不能目之爲一種道德上的損失。南京的陷落顯然結束了「南京政府」，但同時却產生了一個以更廣大民衆爲基礎

敵人現在呢？它暫時佔領了超過它的控制能力的廣大土地。它不能將其消化，馴至不能咀嚼。它需要休息，需要細細咀嚼的時間。所以它須求和。

軍事陣地上的綢繆政策當然容易察覺出來，但這歷史上的「大綢繆政策」因為時間上分佈的稍為疎散，空間上亦觀察不出具體的現象，所以極易為我們忽視。也正因為如此，這種策畧對我們民族是萬分危險，萬分毒辣的。

我們應當揭破日寇的陰謀毒計。撇開時間空間對於吾人觀察力的限制，站在清醒的理智高崗上，根據我民族近五十年尤其最近六年來的慘痛事實，我們當能察覺出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我們領土內佈置的歷史陣地。

我們的任務就在於粉碎日寇的這種「大綢繆政策」。

屈辱的和平是等於給敵人充分機會去咀嚼我們民族的右臂，讓它恢復精力來吞噬左臂。日本式的和平是對奴隸的和平，鎖鏈鏗鏘的和平。

暫時的和平是日寇的生命所需要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唯一生路，我們的必然死路。抗戰到底是日寇的死滅，是中華民族復興與解放。

我們全民族手挽手來圍繞在我們的政府的四周，加強其力量，協助着我們領導者，將日寇的猙獰面具粉碎淨盡（尚仲衣）

我們只有一條路

中國今日，再也沒有別的路可走，除了民族革命的徹底抗戰以外。

中國的形勢，中國的民心，中國各黨派各階層各團體的團結，均有利於抗戰的前途的，戰事愈延長下去，人心必愈益振奮，團結必愈益堅固，形勢必愈益好轉，中國民族的新生命必日益展開。

戰的反面，當然是和的結果，全中國變成了朝鮮，台灣，東三省一樣的命運。漢奸政權的樹立，用中國人打中國人，這是日本所最歡迎的，不費一兵一彈，而征服中國，這是敵人日夜所夢想的！敵之所利，我之所害，中間決沒有調和的餘地！敵人常常在前線用飛機散傳單，發出荒謬離間的話，說這次戰爭是反對中央，反對蔣委員長的戰爭，與老百姓無關。這種離間的政策，是卑鄙而且是最毒辣的，中國人每個都懂得日本侵略者的心理！中國人已經整個團結起來，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用盡與血，以答復日本侵略者的卑鄙心理，敵人愈反對中央，我們愈覺得中央可愛，敵人愈反對蔣委員長，我們愈覺得蔣委員長可

愛，敵人愈求和，我們愈覺得戰爭之可愛。敵之所害，我之所利。我們始終與敵相反，我們今日只有一條路，戰，戰，第四個還是戰！我們今日怕什麼？還有什麼可怕？中國人一直戰下去的結果，所失的只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鎖鍊，得來的是自由獨立的光明！我們今日只有一條路，不自由，毋寧死，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朱伯康）

不要上敵人的當

最近，異常刺耳的消息紛紛傳來，說什麼「停戰」了，「德大使調停」了，「派代表在南京接洽」了，謠言四起，一般沒氣骨的人，動搖着，親日漢奸活躍着，以為「非停戰無以挽救」的樣子，空氣險惡了，我們是決不能讓這些謠言存在的！

謠言的由來呢，簡單說：這是敵人的毒計，敵人攻陷南京以後，已走上了穹途，為使喘息要整理傷亡過半的隊伍，故必須以造謠的方式動搖我軍心民氣，放一個煙幕彈好來掩護敵人更進一步的進攻，這是必然的，敵人有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離間我們人民和政府的合作，使軟弱的無意識的民衆，對政府懷疑起抗戰到底的信心；一方面使我們積極反攻的將士起了分心，尤其使北戰場與東戰場的數百萬大軍密切的聯

繁從而鬆怠；又一方面是敵人利用英美還在旁觀的態度轉變為漠視，想援助中國的行動轉變為無需要援助的態度，藉防共的招牌轉變世界，的視聽。敵人預定這樣的做，可以陷中國於孤立，無援，不久即可整個崩潰，它的希望如此，做法也是如此。

然而，我們可以被動搖嗎？！我們是非一直抗戰到底不足以爭取民族的生存。敵人有利，我們必然是有害，試問德國是為中國着想嗎？不是的，蓄意侵畧世界，搗亂和平的法西集團，無時不存心趁火打劫，共同屠殺弱小民族的。再問倭寇的「和平」是和平嗎？不是的，而是鯨吞中國的整個政策的口號呀！

不要上敵人的當呵！我們要根本剷除想「和」的親日漢奸，消滅想出賣祖國的「主和份子」（陳達人）

外交上的反攻

爲了粉碎少數和平妥協者的陰謀，我們在外交上也應該配合着軍事上的大舉反攻，而採取同一的反攻步驟。我們知道，比京會議中義國代表之明目張胆替我們的敵人辯護，繼而德日義三國防共協定的訂立，和義帝國主義的正式承認「偽滿」，乃是日帝國主義在外交上向我

們進攻的第一期。其後當南京告急那時，駐華德大使曾提出了和平調解中日戰爭的建議，這種厚於日寇而薄於我們的所謂「好意」，終經蔣委員長的嚴辭拒絕而沒有實現，可是敵人在外交上向我們進攻的姿態，却不能不說已經開始進入第二期了。因爲德國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是在比京會議開幕時就表示得非常之明白，即它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是隨時可以盡其調解任務的。果然，當松井發表荒謬談話，竟敢以否認我國民政府來威脅我們神聖的民族抗戰之時，外電所傳德大使却又替日寇提出所謂「和平條件」來了。不消說的，這種所謂「和平條件」，祇是壓迫我們屈服的亡國條件罷了。根據德國第一次調解失敗的事實，我們固然不必過分重視這第二次調解究有幾分可能，同時本月三日漢口路透社載我方派代表與日寇接洽的傳說，我們固然更無相信有此事的理由，但是從此可知敵人在外交上正向我們作進一步的進攻。確實是我們所無可否認而不能不重視的一件事實。所以，隨着我們抗戰第二期的展開和新戰畧的運用，我們在外交上也非大舉反攻不可了。反攻的策畧很簡單：第一擴大我們描燬青島敵產的精神，而沒收任何地域的敵人財產；第二根據我們「萬無中途妥協」的信條，而警告一再甘與

日寇朋比爲奸的德國調解企圖；第三應該加強國民外交的力量，以爭取英美法蘇可能給我們的更多的援助。（姜君辰）一九三八、一、五、午

徹底調整政治機構

現在已到了抗戰的第二階段，以前的許多缺點，我們應當深自檢討和改進，政治機構的未能調整，就是我們許多缺點之一。我們可以說：政治的成敗足以決定軍事的成敗，「軍事是政治的延長，政治在軍事中仍然繼續着」。如果我們的延誤了政治的改進，祇圖單純的軍事抗戰是很危險的。以前直至現在，政府的機構，還使我們感到不夠適應戰時的要求。尤其是在目前敵人散佈和平空氣，我們踏進抗戰第二階段，須加緊反攻的時候，我們的政治機構絕對調整和加強。然而這次所公佈的改革和國防參議會的設立，仍覺離適應抗戰第二階段的要求甚遠。國防參議會的產生，由各省市府指定人選充任。不是由民衆團體推選，遂未能達到民主化的要求。而許多抗戰的人才沒有集中，更是最大的缺憾。我以爲最低限度，應做到下列各點：一、從速集中一切抗戰人才，鞏固抗戰力量。二、肅清消極，頹喪，腐化，貪污份子，提高行政效率。三、建立民主化的民意機關。四、掃除官僚主義的因循積習。改革公文。能

夠這樣的加強政治機構，才能配合軍事的行動，站在堅固的政治組織上，向敵人猛烈反攻！

我們堅持抗戰到底！我們要爭取抗戰到底的最後勝利！徹底調整和加強政治機構，是保障抗戰勝利的首要條件（祝秀俠）

敵人軟弱·我們進攻

看最近的情形，敵人在表面上是軟弱下來了。從謠言中透露出上海日本軍事長官底談話，彷彿說日本軍隊並不亟亟進攻，又從德大使陶德曼底行動發生了種種謠言和條件的傳說。這種表面的軟弱，我們可以有兩種看法：1. 仍然是敵人底陰謀，一方面散播和平空氣，一方面加速軍事進擊。2. 是敵人看見中國抗戰決心更加堅強，國際關係，特別是中蘇關係，一天天改善，一天天進步，同時敵人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論在兵力和經濟力說，都已經用盡，因此不得不軟弱下來。但是不論如何，不管敵人軟弱的內因何在，於我們有利的只是我們立刻施行毫不姑息，毫不躊躇的軍事經濟，外交，政治等全面的總攻！

這各方面的總攻，以政治動員為最重要，為決定勝利的主要因素，而民衆動員，又是政治動員底督促和推進的主要力。所以我們目前應該抓住這個絕好的機會，

立刻配備各個戰鬥部門如軍事，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全面總攻，以達到無條件收回我們已失去全部國土的目的。

關於民衆動員的組織工作和訓練工作，大家已經說得很多了，但是有一點似乎大家都未曾十分注意的，就是怎樣改善人民生活，我們知道對於動員民衆，組織工作和訓練工作，當然不可缺少，但是如果人民底生活過於慘苦，一天一天活不下去，活不下去都成問題，那麼，組織工作和訓練工作都無效的。（歐陽山）

我們應大舉反攻

一鬆一緊一擒一縱，這是敵人侵略慣用的陰毒手段，七年來敵人靈妙的運用這策略，居然掠奪去了我們的萬里河山。現在敵人又老調新彈起來了。什麼德大使代提的六項和平條件，以及軍閥末次的謊謬談話等等，這一套完全是些背裡藏刀的誘惑。在信念不堅而夢想喘息苟安的人們，或者以爲真可以從此得些苟安的希望。但站在整個民族的立場，我們實在不能不鳴鼓而攻之，以肅觀聽。

不要因敵人節節深入，我們就疑懼起來，敵人愈深入，於我們抗戰的前途，更有勝利的把握。

這是我們應該有的認識與信念。「中途妥協，就是自取滅亡！」尤其是在河山破碎的今日，任何條件都無從談起。除非敵軍全部退出我們的國土，否則，我們祇有咬緊牙齦抗戰到底。

抗戰到底是我們勝利的保證，亦就是使敵人致命的對策。敵人逼佈和平誘惑的烟幕，一方面在想懈怠我們奮厲的民氣，冀圖相機得利，同時也是暴露了敵人的怯懦與沒落的危機；敵人愈要和平，我們愈要戰，爲加速敵人更快的潰敗，及表示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起見，軍事上我們應立即展開更大規模的反攻，政治方面應立即把政治機構，更進一步的徹底改組，以配合抗戰的需求，使能切實發揮全面抗戰的效能，嚴厲實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各種方案，務使全國民衆的精神與物力，點點滴滴都直接集中到抗戰工作上！

遲疑與顧忌，徒然更加浪費國力，加深大衆的痛苦，瓦既已不全，惟有真正做到玉碎！蔣委員長說：「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之生存。」我們還不該把所有的一切去拼嗎，欲留何待？（黃中塵）

歡迎直接定閱
歡迎投稿



抗戰神聖論

任畢明

——救亡理論鬥爭的一個最高原則——

一 掃滅錯誤顯出真確

抗戰雖然發動了半年，但離開「最後勝利」的把握尚遠，這樣下去，能不能達到「長期抗戰」的願望，實在大有問題。

幾種錯誤的認識

許多人對於這個抗戰的認識，犯着有意無意的錯誤，顯著的有如下幾種：

一，他們以為整個抗戰，只要由某黨某派包辦起來，便可以成功。這可以名之為「黨派神聖論」。

二，他們以為整個抗戰，只要由政府發動便可以成功。這可以名之為「政府神聖論」。

三，他們以為整個抗戰，只要由一階級負責起來，便可以成功。這可以名之為「階級神聖論」。

四，等而下之，像劉汝明之流，這可以名之為「地盤神聖論」。

黨派神聖論，政府神聖論，階級神聖論，地盤神聖論，甚至於飯碗神聖論，都是以自私自利為立場，而割裂整個抗戰力量，抹煞整個抗戰的意義，而趨於失敗的事實。在抗戰當中的現在，正蘊蓄着這幾種危險，而半年來的軍事失敗，它的原因在那里，正不待煩言而解。因此我們需要提出一個正確有力的口號。這一個口號是什麼？就是：

「抗戰神聖論」！

抗戰高於一切

即是說，抗戰高於一切！在抗戰中，一切都可以變更，惟有抗戰絲毫不容侵犯。過去的一切倫理，地位，習慣，制度，思想，組織等等，都不能對抗戰有所限制，而這等等，則必須配合於當前抗戰的需要，使它的內容成為抗戰的主觀力量，才有存在的價值。比方軍隊的長官不抗戰，則馬上可以推翻他原來的地位，他馬上便失掉原來的資格。因此在當前抗戰是最高權威，抗戰是最具備的資格，抗戰以外無神聖！

「抗戰神聖」，在消極上否定了一切自私自利和偏狹的見解；在積極上，提起了廣大至公寬容的精神。亦惟有廣大至公寬容的精神，才是發動抗戰力量的偉大力量。故：

一，我以為在抗戰中，凡是中國人，誰都有參加這個神聖工作之必要，而誰也沒有拒絕誰參加之理由。即是誰也不能包辦，甚至包而不辦。

二，我以為在抗戰中，最偉大主要的力量，只有是民衆起來，民衆不能起來，固然不配稱為「民族抗戰」，也決不能應付現代戰爭。

三，我以為這一次抗戰，是屬於全民族的，是為解決全民族共同利害問題的。故決不能由某一階級單獨去負責，必須以民族意識，結成全民陣綫，採取一致行動。

四，我以為只有在整個民族高於一切的認識之下，才能發動真正的

抗戰，也惟有真正的抗戰，才能保障私人的利益。

這四點的結論，應該是：抗戰神聖之下無黨派，只有民族，抗戰神聖之下無政府和民衆之分，只有上下打成一片，抗戰神聖之下無階級之別，只有全民，抗戰神聖之下無私人利益，只有民族利益。

要明白
爲什麼
而抗戰

我們大家必須澈底認識的：此次抗戰，並不是爲某黨派之生存而戰，而是爲民族生存而戰；不是爲政府政權而戰，而是爲民族主權而戰；不是爲某一階級自由而戰，而是爲四萬萬五千萬人解放而戰；尤其不是爲少數人地盤飯碗而戰，而是爲全民族利益而戰。我們的結論，是以這些理由爲根據的。「抗戰神聖論」之產生，也是以這些理由爲基礎的。

二、避免失敗把握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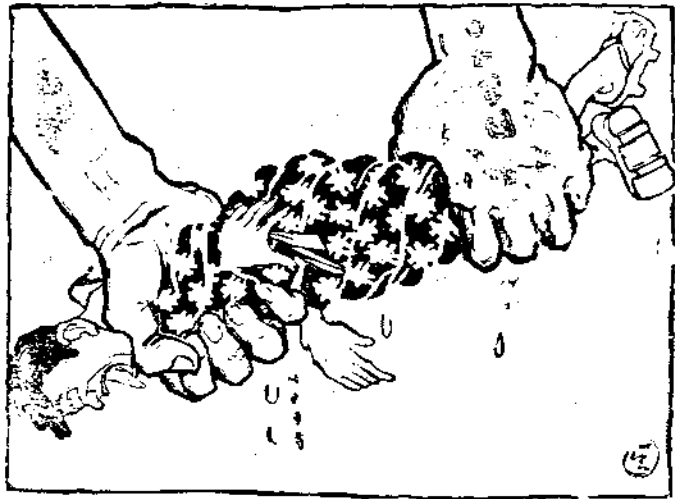
神聖下不容鬼蜮

不幸，在這半年來抗戰事實當中所表現的，儘管舉國着叫「總動員」的口號，而除了政府軍隊動員之外，其他依然不動，儘管大家認定「抗日第一」的絕對性，而在許多行動和解釋看來，「抗日」恐怕還是在「個人第一」、「團體第二」之後，我們見聞所及，就有下面幾宗可怪的事實。

一、孔庚等組織湖北民衆抗敵後援會，爲×部拒絕，由×部自行組織編經有力者斡旋，兩個抗敵後援會同時並存。

二、×州求是日報主筆因發表日人陰圖三都澳作海軍根據地消息，被當局拘出去槍斃。

三、某地榨油工人，因奉救亡會召集參加巡行，爲敵方壓迫解僱，失業流離，無法救濟。



正危機中
應有覺悟

上面說：在抗戰中一切都可以變更，惟有抗戰絲毫不能侵犯。這句話，誰也不能

反對我們經過半年來軍事失敗的慘痛，應該促發一個補救的覺悟。覺悟到這種失敗，不是由於抗戰本身，而是由於未能澈底執行抗戰應盡的任務。即是說，未達到大家所公認要求「抗日第一」

「全國總動員」等等政治主張。因此，爲了抗戰神聖之故，可以毀個人，可以毀團體。爲了抗戰神聖之故，絕對不容情感，絕對不容客氣。

四、江西星子縣有抽壯丁不公平，辦事人乘機發財等事，甚至有些地方因此激起民變。

五、有些人竟認爲「此次抗日，是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之戰爭，和農工階級利益無關，但須藉這個戰爭，開展自己的「革命」(？)工作」。

六、其他如政治機構之未能切實改革，官僚作風仍然保存等。

像這樣的事實，假如稍爲留心，一定發現不少，而其實，這樣的事實，我們爲要確保抗戰勝利的前途起見，不但不能隱諱，尤其是不容寬恕的。

像這樣的事實，還是「個人第一」或者「團體第一」有了個人團體，便沒有了民族；有了個人團體的利益，便沒有民族的利益。換言之，有了個人團體神聖，便沒有抗戰神聖！很痛心，在這神聖工作之下，甚至頂着神聖工作招牌之下，不少人還是舞弄着他們的鬼蜮伎倆。在抗戰神聖的白晝之下，是絕對不容許有鬼蜮出現的！

爲了抗戰神聖之故，只有使一切主觀的，一切合客觀的需要，絕對不容許主觀成見的存在。

爲了抗戰神聖之故，寧可焦土，絕對不容中途妥協。

假如有人尚不相信我的話，那末，請他們不必去閉目靜思亡國後的慘痛，最好還是請他們到華北去看看，到前綫去看看！「人生到此，天道寧論」等到一切都完了的時候，還爭什麼？還有什麼可爭？

在抗戰神聖的偉大工作之下，凡足以削弱抗戰力量，阻碍抗戰進行者都是漢奸，在危機當中，只有漢奸才不覺悟。

誰敢負起失敗的責任
不錯，「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人人都抱着這個信念。不過，如何去取得這個「最後勝利」呢？這決不是一張空洞的支票，而是需要兌現的行動。行動的最高綱領，則爲「抗戰神聖」。

「有了這個綱領，才有好的辦法，如怎樣去發動全民，怎樣去持久抗戰，即是怎樣去執行抗戰應盡的任務。不然，這半年來何嘗不是這樣想，何嘗不是這樣叫，而結果始終未能這樣做者，無非尚缺少了這一個偉大的精神所致。

事實已不容一刻再延，半年來所得到的教訓，難道尚不夠寶貴，而又難道尚不夠慘痛，假如在此時尚不求得一個有效的補救辦法，則循着失敗的死路下去，是很有可能的！「最後勝利」尙未可見，「眼前失敗」已經續來，思之思之，不寒而慄。

所謂「最後勝利」的把握只有一個，那一個就是「澈底執行抗戰應盡的任務」。「眼前失敗」的可能却保留着許多，這許多中最主要的則爲自私，自私的抗戰，結果是「最後失敗」。

在這兒，除了漢奸之外，誰敢負起這個「失敗的責任」？真的，誰也不敢，誰也不願，就是有這個勇氣，大衆也不許可再有這種事實。但這不是有

意的有形的敢與不敢，願與不願的問題，所可怕的，就在無意中無形中有人這樣做了。南宋和晚明諸臣的懷國，他們何嘗是存心如此的呢！與其使人因救國而反走到懷國的死路，何如使人救國而能真正走到救國之路，達到救國的目的。與其不幸失敗了的時候，互相推諉責任，何如在此時使大家負起勝利的責任呢？這就是我們所謂「澈底執行抗戰應盡的任務」。

「抗戰神聖論」換言之，就是「抗日必勝論」
抗戰神聖萬歲！

造謠術二品

羽言

「敵人……留着大部份兵力，以爲對付其他強國之用……數月以來，利用我們的交通……將十幾師兵力，調來調去，攻陷了這一處，攻陷那一處！你看，敵人的威力多大！這是造謠術的最高表現，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一位大學教授逃難到鄉間去，一天，他對着農民演講，他說：「敵人底砲火真利害，在還沒有發見敵踪的陣地裡，我們底士兵早給敵人底砲火轟得死光了！後來他提供了一個辦法說，最好是再準備五年，等到我們底科學進步了，才跟敵人再開火，筆者想借鐘燧的筆法一用，曰：「此乃造謠術之中品也！」——因爲他祇能夠騙騙無知的鄉下人。」

一個離城不及三十里的小鄉鎮裡，常有火燒廣州某某大酒店，敵人炸燬了電力公司啦一類的傳說——這些近似謠言的話語，實在是造謠無一術，以品第論，簡直是等而下之了。

誰個說中國欠缺新聞政策的，祇要把無意的外向，使之轉爲有意的內向就行了！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另一問題

祝秀俠

在這全民抗戰民族生死關頭的時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當屬國民絕對應盡的天職，固無可稍逃其責，但他們的錢是拿出來，獻給國家作抗戰的費用的，却不能給汚吏劣紳從中私飽。要他們出力也必須先使他們知道為什麼要出力，却不能憑着官威，命令式的強加壓迫。但十數年來的政治的腐敗，時至今日，貪官劣紳的行爲仍在所多有。地方上的公務人員，上焉者的祇知執行命令，却不知啓發民衆，使其認識民族抗戰的意義與其國民的職責。下焉者的更且藉公行私，從中取巧，盡剝削的能事。這種劣紳的積習不革除，這種貪官劣紳不肅清，而欲發動民衆真是戛戛其難。我說這些話并不是毫無證據的。在「中國農村」戰時特刊第六期上便有這樣兩段的地方通訊：

「我（作者伯康）是住在廣東新會縣的一個鄉村中間。……救國公債是由縣府派定額數。鄉公所的神士們接到命令後，除了拿着捐冊去向股戶勸募外，便按土地每畝田攤派國幣六角或七角。據說成歲最是好辦，縣府派給他們的債額二千五百元，而該鄉有田畝七千餘畝，已抽得四千餘元，另外還有勸募股戶的一千餘元，然而交到縣府去的依然是二千五百元，其餘的幾千元呢！據說又要開辦儲蓄公債的辦公室和辦公經費，還有剩餘一二，則存在紳士的荷包裏。」

「無錫農村通訊在農村中，除了少數的地主富農

有錢外，其餘都是些有力無錢的勞苦農民，這時當然大字應該出點力來貢獻國家，於是每個鄉鎮公所所在當局指導之下，把一般農民組織了各種隊伍。在現時迫切需要的第一是運輸隊，所以運輸隊第一個被組織起來，但是問題來了。各個鄉鎮保甲長，他們大概不明白在現時民衆所應負的責任，不知他們是礙於地方人情或是別的緣故，對於運輸隊隊員，并不組織而實行拉夫……那些出去担任拉夫工作的壯丁，大部份都是只知奉了鄉鎮長的命令，根本不明白人民的責任不責任，有許多被拉的「佚子」，把一二塊錢塞與拉夫者，就可脫身而走，直等於欄路打劫」。

從這兩段通訊看來，募捐救國公債，竟是劣紳的一件肥差事，而徵工竟又成了「拉夫」！無錫現雖失陷，新會雖是廣東一縣，但我相信各地有這種情形發生的，并不少數。前天有一位朋友從鄉間回，他很痛心的對我說：現在鄉間有一個流行的口號是「要錢要命」！下層民衆對於上面的命令畏之如虎，他們根本對於政府的一切措施發生隔膜，而事實上又流弊叢生，他們未感到亡國之痛，先已感到生活之苦。這真是一個絕大的問題，值得提出來討論的。

為什麼徵兵徵工會變成「拉夫」？為什麼勸募公債會多募債額？假如這些弊處不謀改革，補救使民衆叫出一聲「要錢要命」的口號，抗戰最後的勝利且絕無把握的！

新會九區的救亡動態（救亡情報）

華玲

九區救亡會於十月初旬成立，但那裏的前進分子，在「七七」事變後，早已發出傳單，標語，防空常識等先後寫貼出來。但這種宣傳限於局部的最近，因為各方面的努力，比較以前是廣泛了些，有力了一些。許多許多的工作，說得我們的加緊努力呢！

自全面抗戰以來，九區的救亡工作，可分爲外鑠的與自發的兩面：

1. 外鑠方面——十一月中旬，縣城的文化界組織流動宣傳隊到區出發的路途，經過背坑，龍泉，網山，洋邊，蘇冲等八個鄉村。他們的宣傳方式是「演講」、「話劇」，兼任募捐。本來，在農村演講，以通俗爲第一着，才能吸引一般聽衆。現在他們已做到這一層了。他們好像「賣白攪」一般唱起粵曲來了，——抗日的粵曲！又張貼宣傳畫，這樣吸引了很多的聽衆以後，再把畫引引申，接着便可引入「抗戰意義」的本題了。在一般民衆聽到興奮時，即席募捐，他們爲了救國，當然踴躍輸將演劇，他們也因為適合農村的環境——鄉民心理——間中參雜些「枝索」，至於「

途 中 (速寫)

滿天佈着陰雲，北風吹起了廈門海面的波浪，排列在金門與五通洋面的敵艦，又瘋狂地向着廈門開砲。正在這個時候，我依照原定的旅程，踏上一萬噸的英國郵船走了，離開我曾經奔走駭汗地工作了兩個月的廈門了。只是，國防前衛的廈門呀，不知我他日歸來，再能見着你今日的面目否？

夾着複雜的情緒，站在甲板上抵抗着寒冷的北風，一面因顧着不知能否可以再見的廈門，一面想着自己以至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愈回想愈覺神傷，愈想愈覺渺茫。

船是移動了，開足了一小時二十海哩的速率鼓輪前進，衝激着海面洶湧的波浪，姿態是那樣的勇猛，牠不顧前途所遭遇的荊棘，牠不怕眼前的艱辛，牠只知前進，前進！船呀！你，無疑的是象徵了爲着呼吸，爲着存亡而作艱苦抗戰的中華民族！

作爲國防前衛的廈門愈離愈遠了，但，作爲前衛之前衛的兩個孤島——大担與小担，已迫近目前。這兩個孤島，在抗戰開始以來，不知演過了多悲壯的血肉交流的偉大劇。一方面，牠是敵艦砲擊廈門的屏障，一方面，又是我方胡里山砲台射擊的目標，而且是敵艦被擊沉了一艘的所在。我站在甲板的邊沿，望着這兩座廈門港外的孤島，發生了無限的感想，尤其使我敬仰而難忘的是據守砲台擊強敵的砲手，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服務於砲台亦已二十五年，在他的腦裡，沒有所謂宇宙，也沒有所謂人生，如果說有，那麼，砲台就是他的宇宙，攔砲開砲就是他的生活。他是那麼老實沉着而勇敢，敵機在他的前後左右不知擲下多少二百公斤以上的炸彈，敵艦幾乎天天向着他作練習的開砲，他與砲兵們所住的唯一房子，早已化了殘垣敗瓦的廢墟，但他仍是餐風露宿地守着他的與生

早 聞

命不可分離的砲台！數月以來，使敵艦不敢進入廈門港口一步。像這樣的一位衛國英雄，當然引起了民衆的敬仰，於是慰勞隊一隊一隊地前往送慰勞品唱慰勞歌致慰勞詞，可是，這位衛國英雄，他對慰勞隊感到的驚奇，由驚奇而不安，他不會對慰勞隊致什麼堂皇的答詞，他只能說他是守砲台的人，見到敵艦就打，連一句感謝的話都不會說出來。他，真是一個多麼忠誠的衛國英雄啊！中華民族永遠需要這樣的人。

海天已經一色，宇宙就是波濤洶湧的大洋，一萬噸的船是多麼的渺小啊！船沉了，大洋也不感覺到損失了什麼，這好像一個人體中死了一個細胞一樣，也好像四萬萬五千萬民族國家中死了一個國民一樣。大我與小我之分在乎此，大我與小我的關係也在乎此。現在正是全民全面抗戰的時候，我想每一個國民，都應該明白自己是一個小我，將小我貢獻給我大我。小我亡了，大我未必會幻滅，相反的，正如人帶着無數細胞的細胞而生存一樣，因為小我亡而造成大我的存在與滋長！

船中遇着一位在日本被監禁了八十天結果被逐出境的南國青年，他談到日本，他握着拳頭，他每一句話都充滿了憤激的情調。他說他之所以被監禁被驅逐，是因為他是國民黨員，在日本人眼中，中國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中國現在抗日，是國民黨領導抗日，故國民黨員就是抗日份子。「不但國民黨員是抗日份子，現在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兒女都是抗日份子，倭寇呀，你來吧！」他中間狂呼着加插了一段這樣的談話。他又談着日本人民對徵兵的怨恨以及對於中國飛機前往襲擊的恐怖，尤其對於中國飛機前往襲擊的流言，幾乎每天都有離奇的傳說。最後他說日本是一個紙老虎，是一隻泥腳，當不起長期的雨水的浸淋。

唱曲「動作」等，大都摹倣「舊戲」。曾在網山表演「張家店」、「臨崖勒馬」等劇。

十二月中旬，縣城的「咱們業餘劇社」來古井演劇籌款，券價由二毫至一元，但觀衆有七八百人之多！鄉村娛樂太少了，你看他們多麼踴躍。以鄉村環境計，宣傳的方式，收效大的，當然是「演劇」、「歌詠」、「抗戰畫報」等在開幕前，由該社社長演講「救亡意義」。開演的劇名是「血洒蘆溝橋」，以「七七」事變做背景，表演廿九軍的抗戰精神，使人想起「喜峰口」、「古北口」等役的光榮戰史，可惜只做了一晚，他們便走了。

大約一個月前，會城、江門的中等學校的學生，到區募捐，但兼任宣傳的很少。

2. 自發方面——九區救亡會自成立後，關於救亡工作，頗形積極，筆者爲明瞭全區的救亡情報起見，在本月廿六日，特地走訪該會委員，適值開會時間，於是向主席取得旁聽席後，備聆各組工作報告甚詳，同時，再將筆者平日所見分述如下：

(一) 宣傳——甲、演講救亡會雖經致函各學校團體組織宣傳隊，但大都未見實行。救亡會的委員們規定每星期六晚，前往各處演講，計已出發地點，有霞路、文樓、山頭、古井墟、泗冲等處。不



李 輝 木 刻

殺 到 最 後 一 個 人

一覺醒來，船已駛到海亞士灣的洋面了。我走到甲板，上舉行深呼吸運動。正在我運動中，一個站在我旁邊拿着望遠鏡向前張望的西洋人，他把我制止了，他遞給我一個望遠鏡，他指着左側前頭的兩艘黑東西叫我看。原來，是敵人懸掛海面的兵艦，高射砲向着天空，前後左右的排砲露着狰狞的面目。那西人說：「日本的戰艦太小了，如果我們英國的戰艦要出動，這東西實在不堪一擊。」是的，也許你們英國的艦隊高強，但是，你們英國的紳士態度太無用了，你們爲着財產滿天下的關係，不敢開罪日本，但你們須知，你們現在不動手，恐怕將來要來不及了，強大的戰艦有什麼用？」我正想對這位英國紳士發表這幾句話時，買辦已跑來拉我去食早餐。

三個月前，我乘着一隻太古船從這回駛回國去，三個月之後，我又乘着一艘也是英國船從這回駛回來，但，面目已經改變了，作爲香港之一個出口的山峯，夾着一條狹窄的海道，形勢是相當的奇險，山峯的邊傍，建築着無數的現代堡壘，各色各樣的巨砲，如狼似虎地指着海口，負着保衛英國遠東殖民地之一的任務。假如，將來因爲日本的瘋狂而打響到這個平日被人認爲安全地區的香港，在這兒，我想必有幾聲驚奇的令人嘆觀止的戰鬥。

船通過了狹窄的海道之後，論相連的戰艦，很安詳而又嚴肅地排列在海面，吸引着船中每一個人的注視與談論，其中以航空母艦及潛水艇最引人注意。是的，我想船中每一個中國旅客，都情不自禁地想着祖國將來可以建設起同樣偉大的艦隊以威懾敵人，好洩洩腔中壓抑着的悲憤的氣。但，空想是不夠呀，我們必要實際地拿出我們的人力財力來，才可以實現我們的理想啊！

踏上香港的碼頭，又被敲了一次無可如何的竹槓，雖則我這次回來，只是兩袖青風一肩行李，但一時爲着免除翻箱倒籠而趕快解決洗澡與食飯的問題，迫着私私地（實是在是公開到極）拿給那班掛皇家招牌而實際是地痞流氓幾個香港幣了。地痞流氓雖可惡，但這種現象的造成，一般肯出錢的旅客要負十分之九的責任。因爲，假如每一個旅客不貪麻，任他檢查，死也不出錢，我看他們敲竹槓的生意決不會做得那麼順利，而且根本不會造成一種行賄的現象。因爲這件事，我又想到政治上的貪污，一半也在被於迫者肯出錢。我想，貪污者固犯罪，不應出錢而出錢也犯法。我在香港已經做了幾次不應出錢而出錢的罪人，心情悲憤，直至開了房間洗了澡食了餐，還未安靜下來。

這雖然雖然養着很多的正式中華國民，但我並不感覺到困難的緊張氣氛，你看，老板，買辦，坐着汽車去趕頭場電影，小姐少爺，挽着臂膀穿插於花裝香水的世界上。好，你們逃避國難，你們以爲中華民族與你們沒有關係，但，遠東的戰爭風雲，最短期內必會直接包圍着你們的週遭，無情的子彈，將來也必有你們享受的機會。享樂嗎？且慢吧！

離開了香港，僅僅是六個半鐘頭的航程，已經把我載到旅程終點的廣州了。搭上碼頭的時候，正值警報頻叫，但讓往來的人，沒有慌亂，市民的臉色仍是一樣的安詳而鎮靜。廣州，別來無恙，而且你在艱苦的訓練中，顯然進步了。

二七，一，三，於廣州。

過九區有三十九鄉那麼多，非各鄉的知識份子自動宣傳不可！就筆者所見，霞路小學的教職員已自動的作有定期的公開演講了。——每週一次——但俗語說得好，「本地薑唔辣」，每次的聽衆不見得怎樣多，又因爲地點固定，來往的人不便。但是，假使每鄉的所在學校都負責自己一鄉的宣傳，如能易地演講，則收效必大。乙、壁報，在救亡會的會址前，每日張貼時事報告，抗戰漫畫——筆者多次的巡視，都見觀衆們站立在那裏，足見民衆的注意。記得有一次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寫道：「日本獸兵在南京屠殺平民五萬，令人切齒！」我在這裏獻意他們，應迅促地廣泛地標貼各鄉。丙、話劇，暫由各學校組織話劇社，已組織成立的，有本厚崇讓等校，曾在各該鄉表演了丁、歌詠——這種宣傳方式最能普遍的收效也最大，救亡會關於這個問題，曾經一度的辯論，焦點是在巡行路徑上，如何避免敵機的空襲——因爲那裏，敵機頻頻過境。最後決定：由各校選送學生數名，組織歌詠隊，每隊十人至十五人，將全區分爲若干隊，分頭擔負巡行。每隊總領導，由委員担任。不日可實現，作擴大的宣傳了。

（二）募捐——救亡會日前發出捐冊，由各校學生沿門募捐，一般小朋友踴躍非常，成績很好；不妨多來幾次！計此次募得國幣約五百元，日



鐵路工人和我們底大學教授

語 冰

我想任何人在晚上拿到當天的香港晚報的時候，便會聯想到我們堅苦卓絕的廣九路的工友。在人類劊子手們不斷的狂襲之下，他們不怕艱難，不避危險，不計勞苦，不分日夜，不問風雨，幹着他們神聖的工作：車站炸了，他們去修；路軌炸了，他們去修；甚至於橋樑炸了，他們也去修。謝謝他們，我們這條交通綫，自八一三至現在，未曾中斷過。他們不但給予到香港尋樂賽珍小姐跳舞的公子哥兒們的方便；他們還給予到漢口去活動的小政客們和搬運財物到外國的達官貴人們，交通上和運輸上的便利！他們並且保衛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命綫，使我們前方的軍用品始終未曾感到缺乏。他們所予我們敵人的打擊，可於最近日寇企圖南犯這一件事中，見得到；我們的頑敵亦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封鎖的失敗，因

而想挺而走險，在華南另闢戰區，企圖以武力切斷我們這交通綫，擊破我們的持久戰了。他們——工友們——的勇敢效率和功勞，那真要使那些躲在地下室寫抗戰八股的職業愛國家和整天在「等因奉此」中討生活的官僚們，及永遠停留在開會救國的階段裡的準官僚們愧死。他們才是有力出力！

不，他們不僅是出力，他們還出錢。他們還要

把蔣委員長賞予他們的錢悉數買了救國公債。我們要了解這種舉動的偉大，祇要想像他們的經濟狀況和這筆錢的來源，他們不像我們的達官貴人有一千幾百萬存在外國銀行，他們沒有房產在香港或澳門，他們沒有田，沒有地，亦沒有一千幾百或一百幾十元一個月的薪俸；他們祇是一批被榨取的在死亡陣上掙扎着的勞苦大眾。他們這筆錢不是括地皮得來的，不是販賣仇貨得來的，也不是替國家購買軍械和飛機刻扣得來的。他們沒有藉國難來發財的機會，更沒有這樣一顆漆黑色的心。他們這筆錢是賺得很光

間可匯出勞軍。同時，又搜集了舊銅鐵，約共三四十担。

(三)防護——關於防護常識，除了口頭的宣傳外，關於防護的用具，亦已積極購備，最近由某善堂撥助三十元，於必要時，或舉行募捐籌款。現在全區組織三個救護隊，第一隊在古井，第二隊在沙堆，第三隊在龍泉。

(四)調查——救亡會日前分發各鄉宣傳標語，由各鄉所在學校担負張貼，但查未張貼者甚多云。 十二，廿九。

榮的。這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向他們表示感謝的一種微而又微的禮物。他們當然可以受之無愧的，尤其是他們已經出了很大的力，建了很大的功，然而他們竟不他們竟將獎金買了救國公債了。在許多人現在正拼命設法把他們不義之財移到外國，救國公債幾乎無法推銷的時候，我們應向他們表示十二萬分的敬重。他們才是有錢出錢！

無疑的，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但是他們是不被人家謳歌的英雄。我們的職業宣傳家從未會把他們做資料；我們的詩人和戲劇家更不會把他們做題材；我們的報紙似乎還未感覺到他們的存在。大人物們的秘書代撰的紀念週報告自然先登。誰叫你不做大官，活該！

二

大學教授！這是何等响亮的！一個頭銜！他們是智識階級，是文化人，是我們的領袖。我們開大會做主席的是他們，發通電領銜的又當然是他們。他們不但精通莎士比亞的戲劇和笛下兒的方法論，他們還會寫，還會說！提筆便是一篇洋洋灑灑的「我們怎樣能持久」！張口又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怎樣保衛華南」！然而像這樣十足風頭的人物比起我們鐵路上的工友們又怎樣？我們要問：他們出了多少力？出了多少錢？

我想任何要人亦不敢承認莎士比亞的悲劇，笛下兒的方法論，或安斯坦的相對論，能夠抵禦日本的飛機和大炮，或對於抗戰有絲毫的貢獻。所以「危城講學」，即使可以得到，仍舊是於抗戰無補的。又何況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誰還能夠保持冷靜的態度，去研究那種死的學問。所謂「危城講學」不過是一個好聽的名詞罷了。我們以為「講學」這玩兒，在抗戰期間，儘可擺在一邊；抗戰敗了，國家尚且要亡，還「講」什麼鳥「學」，抗戰勝了，屆時再彈起這調兒，也還不遲。充其極不過在中國把文化停進了三幾年——抗戰的期間，值不得大驚小怪。

「你忘了，我們不是添了很多抗戰的課目嗎？我們不是有『抗戰文學』，有『宣傳術』，有

『……』嗎？我們的教授們很氣憤的說。我們可以這樣的回答：「抗戰文學」根本就沒有這東西；即使有，亦如宣傳術一樣，不是諸公所能勝任的。莎士比亞的專家不一定懂得宣傳的技術；笛下兒的權威也不見得知道組織民衆的方法。這是很顯淺的道理。諸公的老調兒我們不要，新調兒又不會彈，怎麼辦？實際上自七七至現在，他們彈的還是這個老調兒，他們根本否認有戰時教育這東西。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他們沒有出了力。

不過，他們似乎出了許些錢吧。中國社會裏現在有一個很普遍而很錯誤的觀念，那是以為教授們過的是「清苦」的生活。單就廣州而論，每個教授月入三四百（有一部分還支國幣），衡以國內一般生活的水準，他們的生活應該是上上的。祇有那個以為做官，就可以括地皮，而被這個亡國心理支配着的人，方才會承認他們的生活是「苦」；否則他們的薪俸都在一般荐任官之上，「苦」從何來？很傷心的，以為大學教授是咬菜根的吃苦的心理，不僅支配了「一般的民衆」而且還支配了我們的政府。所以一切公務員要買一月薪俸的救國公債，我們的教授們，生活太「苦」了，祇要買半月。雖然有些在軍閥的巧立名目，要他們捐輸的不止此數；此外，另有一部

份爲自己學校建築房舍而捐輸的亦不在此數。（國家民族的存亡，還趕不上一所校舍的重要！這樣的高深道理，祇有精研人生哲學的教授們才能了解。）這却教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沒有出了錢！其實，他們豈止不出錢，他們簡直白化了國家的錢。遙領乾薪和彈着沒有人要聽的調兒的教授們，誰個不承認他們是虛糜國帑？

不過他們到底是我們的領袖。他們雖然不能領導我們救國，他們却是能領導我們逃亡。我想任何鐵石心腸的人，看見他們這幾天惶惶然彷彿敵人馬上就要在天字碼頭登陸的狼狽情形，都會給他們一點同情和援助。「不錯，我們要保衛華南。不過，對不住，我們先走一步。」——他們在誠懇地咕嚕着！

二

我想：我們的教授，在他們的下意識裏，一定很仇恨我們鐵路上的工友。倘使工友們不這樣的頑固的破壞我們敵人封鎖的毒計，我們的敵人也就不會狠很地接二連三的殺進來！我們的教授便不是不用跑得要命嗎？

我又想：倘使我們的工友們都像我們的教授們一樣，拍拍手，說一聲「對不住，太危險了，我們先走一步。」我們的敵人不是也就不會來，我們的教授也就不需要跑了嗎？



飢餓綫上的人羣 (報告)

郭佳

十二月三十日這一天，雖然不是一個什麼偉大的紀念日，也不是深印在一般民衆腦海中的節日，然而我相信在飢餓綫上掙扎着的一羣：以教育爲終身事業的市小學教職員們，總不會有一個忘却了這麼的一天吧！

爲了捱不過肚飢的——以清苦著稱於時的——小學教職員們，像有組織地而實出於同一需求不期而集的，向他們主管的機關作了一次關於清發生活費的請求。在當日下午二時半，便抵達X×局的廣場上作四路縱列式——男左女右——的站立着。他們和他們帶着莊嚴的面孔，目光交射着，希望而帶惶恐的神情，像有絕大的困難急待解決，而內心裡又像有了什麼重力般的壓迫，木然地期待什麼降臨似的呆立着。

在這沉悶的空氣中，局長披着一九三七年最流行的大衣，很有禮貌地走進這一羣面有菜色的集團裡，作一個微笑的點頭後，悠閒地把右手伸到插袋裡，拿出雪白的手帕來，下意識地揩拭着面部，不等待他們的發言，便安詳的說起話來了：

「你們的來意不用陳述，我已知道是關於生活費的支付問題了。關於這個問題，我經三四天的籌劃，考慮，已替你們想好了一個辦法，就是：你們若集願意立刻請長假的話，那便可以把三個月的積欠一次過清發，好給你們拿回家鄉去。」

說到這裡，作一個很驕傲而又邀功似的微笑，環視着周圍的人們，像搜索什麼，又像在等候人們掌聲似的神氣，但那一羣於飽受生活的壓迫之下的人們，仍舊是木然地站着，沒有絲毫喜悅，和感激的表情。

「至於繼續留局工作的呢，那三個月積欠的生活費，便要等到了半個月後再替你們想辦法。」——局長再發言了。

那班木然(因爲沒有更貼切的形容詞了!)的人堆裡，忽然發生啾啾的音聲，越來越多，越發越響!那嚴肅的空氣竟給啾啾的音聲權散了，局長得意地一個轉身，大約是想回到局長室休息去了，免得和這不同階層的一羣再費唇舌吧!但，壓制服羣裡的一員，忽然高舉右手，高聲地在叫：

「請局長留步，我們還有話說!」

「好，你們只管說來，」——他異常安靜地回答着。

「我們今天的請求是請局長替我們解決生活問題；三個月積欠，使我們無法再維持下去，故不得不有此一舉。我們所希望的，祇是關於工作人員生活費的問題，並不是請長假的生活費辦法問題，請局長注意!」——她在激昂的情態中發言了。

「政府實在很窮，你們還得原諒，在這困難當中；難道你們忍心向政府爲難嗎?」——他莊嚴而又滑稽地笑着回答。

「我們不是向政府爲難，我們并不作任何格外的要求，我們需要的是吃飯，難道工作了討飯吃，也是向政府爲難嗎?」——隣貼她的一位急不及待似的搶着又說。

「我們實在餓得要命，前兩天已是吃不起大米飯，只吃一點番薯，今晚連番薯也發生問題了!我們的動機除了討飯吃之外，並沒有其他不純潔的動機，更無向政

府搗蛋的漢奸行爲。」——從一個面有菜色，營養不真，和關人們的面孔恰成相對的另一行列的一位在申辯。局長在不自然的苦笑中，走近這一位教員的身旁，勸他安靜一點，要瀟放得低低的：

「總可以慢慢的想出辦法來!」

在這利那的當中，忽然在人羣中有人在叫喊：

「我們的發問是屬於整個團體的，請局長向我們全體答話。」——附和的聲音充滿了整個的空間。

在這廣泛的場所，不是很難說話的嗎?——局長微笑着回答。

「好，我們圍攏起來。」——不知道是誰在叫，經過麼的一說之後，果然一窩蜂也似的把局長圍在羣衆的核心了。

「關於錢的問題，我根本便沒有辦法替你們解決，因爲錢不在我的手裡哪。」——他在解釋着。這時候，在最後的一層人羣中，有人提議了：

「請局長和我們一起去X×局，好把生活費的問題解決!」——但他堅決地拒絕了，他說這是有傷他和X局長的感情的。

「公事公辦，難道會使你和X局長的感情發生磨擦的嗎?」——一位似頑笑地說。

經過一度的沉默，忽然有一位把椅子高舉着進來，說請局長站高一點，好令站在後列的人也能聆悉局長的見解。但椅子經他接過了，但他並沒有站高起來，只把手扶着椅背作不經意的擺動。像經了一番的思索似的，便說：

「好，我把信介紹你們到X局去！」

「政府欠我們的錢，我們便是債主，我們以債主的資格討錢去，難道沒有你的介紹信便討不成嗎？」

「明天便是除夕了，所有餘下的柴米，一切都非結賬不可，局長可把我們的賬推到X局去來敷衍我們，但我們絕對的不能把一切賬項推到局長身上，來敷衍柴米店的老板的呀！」

「我們現在也沒有棉衣穿，但每人要扣三件以上的棉衣來捐給人家，那不是太滑稽了嗎？雖然捐棉衣是一件應當的事。」

「X局今天是發十二月份薪了，我們要求平等待遇！」——在羣衆中沒有秩序的紛紛的高叫着。那時我們的局長確有些感覺到難於解答，這實在的情況，非空言所能應付的了，躊躇了一會，終於搭訕地無聊地對着一位「觀察」發問：

「假如你是我，又怎麼辦呢？」
「假如我是局長，我一定替我領導下工作的人們着想，答應你的要求」——她很用力地回答，四週同時起了一陣附和的笑聲。

在這情緒激昂，空氣極度緊張的狀態中，局裡的秘書飭人來請局長回辦公室去。那便無形中告一段落，給了我們一個互相交換意見的機會。結果大家都主張立即先到X局去，看X局長怎樣替我們解決。到達X局的時分，已經是下午四時多了，站立的形勢仍然是四路縱列式，不過沒有分男女行列罷了。後來知道了傳達處的宣示，只許兩人入內，故繞一次稍微的磋商之後，便找出XX兩位來代表。我們在代表還未出來的時候，大家互相在竊竊私語，猜想着結果的情形。希望而帶憤懣的神色復浮現着每個人的面龐上。經了三個鐘頭的站立，大家都被疲勞、飢餓、寒冷支配了全身。有些支持不下的人們都到行人路邊來坐着，互相迫緊的坐着，希冀減少疲勞與寒冷的交迫。隊形因此不免稍爲紛亂了。

在數百張被飢餓之火燃燒着的臉孔裡，我們的代表出現了，陳說交談的結果。X局長沒有在府，只由秘書長和X局長兩人接見，關於我們的要求，X局長有書面的答復。(一)十二月份生活費尚未到最後一日，應毋庸論。(二)十一月份生活費容緩發給。(三)十月份生活費候三四日後發給。大家都失望到了極點，本想繼續地請求，但經過了大家接商後，覺得我們難再支持下去，而X府也無人負責答復了，因為秘書長和X局長已經離去了。故決議暫時先行散隊，明日早上在教訓所集合討論。在轉身的時候，不知道誰在傳來了一個麵包，說是教訓所贈送的。飢餓交迫的我捧住麵包「宛如珍寶」！

第二天的早上，滿以為跑到市教訓所，便可加速了那飢苦呻吟的人羣堆裏，那知在半途中遇着被市教訓所驅逐出來的人告訴我，說是「市教訓所把這一羣人當作『大逆不道』，犯了『犯上』的人看待，深恐因爲假借地點，而令到他們上峯的不滿，飯碗因而有破碎之虞」於是，那無勢無力的人羣，只好走到市小教訓會開會去了。

在會場中，每個人都因爲切身關係的原故，說話的深刻，語言的中肯，都博得了全體同意。便立即動程到X府去繼續昨天未完的請求工作，在代表中除了昨日推定的XX兩位外，還增加了XX的兩位，S君的加入，本有一部份人反對，原因是他說話太過火，這或是他受生活壓迫太利害了吧！但後來終於決定了推舉他去，說他的面色與一切的表现，都十足象徵出了地道的飢苦小學教員的典型，好教他代表了數百的小學教員給當局確切，確切！大約是S君的容色太動人了，畢竟獲得了當局的答應了。『十月份生活費即日發給，往後的容再想辦法，至公債的扣繳，部令四十元國幣以下的自由認捐，本無請求暫緩在十二月份扣繳的必要。棉衣的額認三件以上，年結數的扣取，都是X局的局令，應毋庸向X府請求』在代表抑揚的聲調中，報告了上面的一段話

大家都覺得這類似奇雜的格外折扣，并非X府的意思，解鈴還是繫鈴人，仍是向X局請求去吧！

在未進行請求前，還得整齊工作的步伐，又回到市小教訓會，開權一切今後的進行；那時已經是午後一時多了，飢餓之火給兩個牛麵包稍微澆熄了，便繼續走回X局去，請求解釋以上的措施，但一直候至五時多，局長還未回來，據秘書說是到X府開會去，人們的心中却很焦急地在等待着，另一方面又聯想到家裏柴米店夥計的坐催，他們竟像熱鍋上的螞蟻般不能離棄他們各自原來的地位，四週走動起來。但校長們却仍請立會計室門前，在竊竊討論着今天扣繳的項數。除了校長們外，其餘的都整隊到X府去。後來，局長的解釋，都說是不已的舉動，除了公債可轉呈X府請求免扣外，其餘的希冀原諒他的苦衷，此外，便沒有其他的答覆了！人們的心中好像明白再等待下去，還是沒有更完滿的結果，便在無可奈何中，接過了十月份的生活費，回家好打發各個人家的債主的難關，一九三七年除夕，他們連算度過了！

廿七年元旦。

抗戰文藝

綜合文藝刊物

(每周五分)

抗戰文藝小冊子刊行社出版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九號四樓

「我是用右手開機關槍的！」

(糖頭小說)

華 嘉

距離前綫十多里路的×鎮，有一個關帝廟，現在改成後方傷兵醫院了。

破廟的大殿，那祭祀關帝爺爺的地方，約莫有兩井地，却橫七豎八地落了十四張病床。擠得走路也不方便且不說，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太陽光才怕人。

現在，這一批新從前綫扛回來的戰士，便是這樣地躺在等待治療。

他們是在戰場上躺了幾日夜，好容易受過了許多困難，讓傷口的血滴乾了，膿水在吸引着蒼蠅，才給人抬到這里來的。有些，在半途上是無言地死去了；沒有死的這幾個，也毫無怨恨地忍受着來到這里。

女看護從另外一個病房匆忙地趕到這里來了，她在和藹可親地開始了她的工作。

第七號病床，是一個年輕的機關槍手，王得勝。他是給敵人從遠遠打來的大炮彈片炸傷了的，一直都不醒人事，但是在醫生正仔細地察看他那受了重傷的左臂時，他狂叫一聲，跳起來喊着嚷着。

「老劉，敵人一排向我們這里衝過來了，哈哈……讓我們送這班契弟到亞進處去擲豆！」

他漲紅了臉，睜圓了那繃着血絲的眼睛，鼓滿了腮膀，像放機關槍般的叫着「卜卜卜」的連珠聲。

看護和醫生都很鎮定地按住了他，且在很有經驗地溫柔地安慰着這位英勇的年輕的機關槍手。

後來，王得勝是慢慢地醒過來了，他驚訝這新的環境，很粗魯的在問：「我帶了花，麼，老鄉？」

「是！醫生慈和地回答他：「你左臂給彈片炸壞了，好好地休息幾天吧！」

「左臂？」王得勝又狂笑起來了。「我是用右手開機關槍的你快放我回前線去殺日本鬼啊！呀哈哈……」

他像瘋了一般要爬起來，却給剛趕過來的高個子當差按住了。醫生便趕快跟他洗傷口，敷上藥，還用繃帶牢牢地紮着。

的狂叫：

「我的右手還可以開機關槍！啊契弟，放開我啦！敵人衝來了，你看啊，卜卜卜……一個狗，本兩個有賺喇——丟那媽……」

過了好幾天，他的左臂不流血了，但却在一天半夜裡偷走了。當醫生發覺了的時候，這年輕的機關槍手已開了小差到×陣地去了。

十二月十七日寫完。

抗戰教育實踐社

徵稿啟事

抗戰教育實踐社「抗戰教育」「抗戰知識」「抗戰生活」三種周刊徵稿：

- 一、本刊文字以短少精幹，文筆尖刻，有熱情，有刺激性之小品文為合體。字數以一千字左右為合體，至長請勿過三千字。
- 二、本刊內容分——時事分析，戰時教育理論，大衆教育問題，抗戰專門智識介紹，各種抗戰理論之介紹與研究，各地救亡工作報告，戰線生活，現狀觀感，文藝通訊等。
- 三、來稿一經揭載，均酬現金每千字毫券二元，由本社致送。
- 四、來稿請寄文德路六十號抗戰教育實踐社出版部日報副刊編輯組收。

「先生，我底兒子什麼時候回來的？」（蓬溪通訊）

漢 生

XX先生：
 發第一號信給您，久未獲報，心裡很是焦急，本想發第二號信，又因此間事情忙；昨接復信，內多慰勉的話語，遠隔兩鄰的我，一時感奮，莫可名狀！現在想將過去兩三個月的工作情形，和直接間接從實地得到的報告和經驗，向先生作簡略的報道。

(一) 老婆婆的真理



李 標 作

運 命 的 民 難

前月我們落鄉推行一個贈送前方將士禦寒衣物運動，曾經向先生報告過。這次的巡行，是把途中途師員生落難所得的新棉衣一百多件，(將捐款購製的)舊棉衣四五十件，手巾手套洋毛衫布鞋軍帽共二百多件，都担負着和參運隊伍裏去了！我們的意思，一方面是想將這個運動普遍地推行到各鄉村去，一方面是想檢討一下大家的工作。那天是十二月十日，剛好是離城不遠的東墟的墟期，各鄉的

鄉民集合在這兒的，每次都有幾千人。我們的行列，行經各附近鄉村通過縣城的街道，而到達東墟。

捐得來的衣物，用長竹穿起，每條穿五件，兩人扛着，行列是成雙行的。四人為一組，除扛衣物外，還持着用竹釘粘的漫畫和標語。這些標語和漫畫，都是從各鄉農民對我們推行這個運動所說出來的話和情形，加以描繪寫出的。所以各組都是不同。我還特別為這次巡行製就一隻四部輪唱的歌，歌聲是多麼使人興奮呵！縱在屋裡的男女老少，都給這壯烈激昂的歌吸引到街頭，站在街頭的羣衆，不期然地隨着我們的行列走動，黑灰色的棉背心，紅綠色的標語，和含有極度激刺的顏色的漫畫，更誘導着每個觀衆的奇異的視線。當我們的行列給喇叭聲，鼓聲，和渾錘的歌聲帶到擁擠着四五千人的東墟市時，市上的羣衆就遠遠的轟動着，開好一條大路給我們的行列通過。

他們多數不識字，只放下生意呆望着，發出好奇而純樸的話語，「這是做什麼的」「我未曾看過這多棉衣來行去，是做什麼的」，其中有一個識字的農民，望下竹釘上的漫畫，斷續的念起其中的一條標語，「送……衣給前方：將士打日本。」「呀，我懂了！它們是把這些衣服送去前方給士兵穿起來打日本的！」這個農民高興的對老是不識字的旁觀者說。先生：有一件使我當時流下幾滴熱淚的事情，就在那時候的緊張空氣下，發生了。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婆對我說：「先生，你們是不是把這些棉衣送到前方去的？我的兒子當兵三年未曾回過家，現在天氣那麼冷，我念着在冰天雪地下打仗的兒子，不知有沒有棉衣穿？好哇！你們送上這帶棉衣去，我的兒子準有一份兒的，他不會冷着的……我真高興了！」老婆婆說着牽起衣角拭乾她的眼淚擠出來的熱淚。「我說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打日本鬼子，先生，什麼時候才打走日本鬼子？我還等他回來結婚呢。」先生，當時我不知怎樣答復她好，只是呆呆地想，覺得我們在後方幹的工作還不夠！這即是說，我們對於軍人家屬的慰問和對前方將士的鼓舞工作，還做得不夠！就拿這件事來說，老婆婆是熱望着她的兒子可以得到一件棉衣穿，但是我們實在能夠給她老人家以願望嗎？還有許多我們看不見的老婆婆，——將士們的眷屬，我們也能否給他們(或她們)以願望嗎？我們是父母血肉之軀生出的，前方將士也是父母血肉之軀生出的，他們負荷槍砲，在冰天雪地下替國家民族爭光榮，替大家爭生存，為什麼我們對他們的眷屬不設法給以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質上的援助呢？國家是大衆的，大衆保護國家，國家也要設法安定大衆的生活！這是大經地義的。亦唯有這起這種密切的關係，這次是鄉

的抗戰，才能够支持下去的！

(二) 「屠戶」的演出

「屠戶」係根據我們幾次落網工作得到的客觀的需要而演出的，過去幾次落網工作，在調查中，在和農民談話中，得到這樣的一個暗示：農民大眾受土豪高利貸者的剝削！所感受的痛苦，還相當的深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他們的痛苦，這是和他們的生活直接受到剝削的反映。所以我們做宣傳工作，是要配合着反帝反封建的兩種因素！那麼，這次上演「屠戶」，是具有現實性的。

當我們第一次在學校上演時，僅可容納三幾百人的小禮堂，擠滿到水洩不通，連走廊都站滿了人。素無戲劇鑑賞的途溪民衆，可是看這適合他們脾胃的劇本，靜到連針落地都聽得到。第二次在義勇警察隊上演。這裏面的警察，多是從農村出來的農民，同第一次多是由農家子弟出城讀書的做店員的觀衆差不多，一樣是適合他們的脾胃。這兩次上演對觀衆的反應，我是看不到的，因為我是脚色之一，我只感覺到台下的一片寂靜，在緊張的氣氛裡的憤怒的寂靜，和一陣陣的輕聲的嘆息。後來據同學的報告，我才知道當時竟有些觀衆，看到屠戶迫王大聲罵，和逼吳種實老婆的場面時，起着真實的反應，扮屠戶的我，接了一片辱罵！先生，我挨受辱罵的太多了，有許多人罵我是大漢奸，許多人罵我大劣紳，現在又給異地的人罵我是殺人不見血的「討豬佬！」年紀青青的我，竟幹出這許多罪惡，哈！哈！……先生，這個人簡直壞到透。

(三) 「挽回危局」！

南京失守，在鄉下的人看來，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我們從直接間接知道他們對南京失守是暴露出極度不安的態度。他們都說南京失守，是說中國京城給敵人佔了，中國不能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了；好像我前次落網工作，有些農民說「北京」給敵人佔了現出悲觀的情緒一樣可怕！

十二月十四日，我們在空軍中集合三四十位同學做歌詠隊，（學校平時教的全是救亡曲，這方面人才是隨時都有的），立刻出動到附近鄉下演戲去（剛巧這幾條鄉演神戲，集合了許多人）上宣傳，這雖然是不夠的，但是如能任他們這種悲觀下去，那是很危險的，不過，我這次相當拚了釘子，因為他們大部聽我的話不懂，好在地道的教員校長才把這危局挽回！

元旦我們準備發動廣泛的全縣宣傳，學校也決定了到離校五十里地方鄉村去宣傳，選定四隊人，利用三天假期，各區也已組織起宣傳工作團，從事工作。

縣府推行保甲，我們也決定由員生協助推動，定期須要一個月，將學生好好地運用起來工作，使他們不致受學業上的損失！這是我們的願望。

鍾先生主辦的新報，請付給我看看！廣州消息，也請告知！爾踏近日情勢甚急，我們上前的機會，趕快要來了！我甚快樂。敬祝
民族革命勝利！
牛溪生上 十二月廿一

編後話

廣州的文化水準，一向都是低落的，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因之在文化部門裡佔着不算得是等閒位置的印刷事業，技術也就異常幼稚而笨拙了！我們說這話的並不是想藉此來掩飾自己編排上的惡劣技巧，今後除了加倍地努力着去克復了這一切的缺點（尤其是錯字的校正）可還有什麼話說呢？

本期的「讀者信箱」欄，仍然未能加設，原因是爲了負責執筆覆信的幾位，都忙於別的事情；可是最近已有一部份的覆函寫好了，我們決於下期開始刊載的。

我們自從告白了公開歡迎投稿以後，每日都收到了不少的外稿，現在經已陸續編入發表了；不用的稿子，假如是付有郵票的，當一律趕快奉還，但來稿不會辦理上項手續的，恕不奉寄。

本刊第五期擬出一個「高中以上學生鄉村服務總動員」的專號，同時，文藝部門裡也來一個「上海的懷戀」特輯。現在兩方面的稿子都搜集得一部份了，我們還希望同情我們的朋友多多賜稿增光！

末了，我們還說幾句關於本期筆談會的話，在本月四日那天的晚上，我們十多位位的編輯委員，開了一次座談會，大家會談了三個多鐘頭，結果大家都很熱烈而有勁！這一期所發表的針對着時局的意見——「抗戰到底，粉碎和平的迷夢」就是當天晚上商討出來的結論的，現在「一二八」快要到來了，我們也想來一次熱烘烘的！